



E-mail:hdzk@ycwb.com



### 3 “亲情”“正邪”情感触发的关键词

综观春节档影片的情感触发和价值观传达，思路和方向清晰明确：“亲情”和“正邪”是关键词。或者为了拯救平京城百姓及生灵不受残害（《侍神令》），或在对抗黑恶势力中找到自我和自信（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），或在追求快乐或金钱的欲望中认识到欲望之于人的真谛（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《人潮汹涌》），或是借助母女、父女的伦理情感来推动故事发展（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《刺杀小说家》）……稍触及历史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中，密室谋杀的内核也是被父亲抛弃后的血亲复仇。总之，在思想内涵上不再高深莫测，更不似是而非。在故事层面注重对主题的清晰梳理，对人性的自觉表达，对人物关系的合理搭建成。

但影片故事对观众的情感触发把握上，7部影片所达到的效果大相径庭。最成功的无疑是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与观众最隔膜的则是《侍神令》。

在艺术心理学中，关于艺术与受众情感的研究告诉我们，情感分为认同性情感和否定性情感。恐惧、惊悚、厌恶等为否定性情感，往往通过视觉、听觉的感官传达即可引起相应的身体感受；但肯定性情感更能引起观众的认同和共鸣，如以“爱”为内核而产生的喜悦和悲伤，以“正义”为内核产生的憎恨和同情。也就是说，肯定性情感是心理认知与身体感受相结合而构成的情感类型。

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故事来自贾玲的亲身经历，包含着对母亲深爱和愧疚的深情。母爱之伟大相较于子辈回馈的不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，因此对母亲的愧疚感是现代人的心理原型和情感软肋，极容易被触发。受众对尚未走远的上世纪80年代既熟悉、亲切又有新鲜感，有不隔膜的文化背景。影片在前半部分富有节奏的喜剧铺垫，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观影趣味和情感认同，从而集中了银幕注意力。因此当贾小玲醒悟到母亲李焕英也是穿越而来，只为达成女儿的心愿时，观众也一触即发，再次被母爱感动。

而在讲述时代、地域、环境、人物与观众相距遥远的故事时，因缺乏必要的文化背景和经验认同，如果编导没有预先铺垫、有效引导，逻辑勾连，则观众始终与银幕隔膜，不能给予持续的注意力，更无法产生共鸣。《刺杀小说家》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和《侍神令》都是如此。

不一定完美的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《唐人街探案3》票房已超30亿元，而同样富有创意制作精良的《刺杀小说家》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《侍神令》等影片却面临血亏。今天的观众既宽容，又不宽容，值得电影人深思。

## 1 内容重要 但更注重叙事方式

在现代叙事中，不再专注于故事内容，而是更注重故事叙述的方式、叙述者的声音与接受者空间等，在“线索”“视点”“时序”等要素中，形成“多声互文”的叙事趣味，也为当下新生代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创意起点。

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女主角贾小玲对平庸的成长经历给母亲添了很多麻烦，深怀歉意，对母亲意外早逝更是痛悔不已。母爱永远是人类最深沉的共通情感，但也是讲了太多难以出新的故事。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故事创意点在于，女儿贾小玲穿越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与20多岁的母亲李焕英成为好闺蜜，因时间的错位产生了新型的人物关系和诸多有趣的细节，同时引起了观众关于人生多重可能性的想象。《人潮汹涌》在顶级杀手周全因意外“失忆”，推动了双男主身份互换。通过互文性的双线叙事，完成了人物的自我认知和救赎，传达了最可贵的生命状态是“身家清白”“善良仁慈”“努力上进”等价值观。传统神话哪吒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，但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却为哪吒设计了一个现代城市青年的故事，“平行宇宙”成为架构故事的特殊结构。《刺杀小说家》更是把现代叙事运用到极致，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不再独立，而是互为勾连、互相影响。

一个IP已经连续出品7部影片，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，也着实不易。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具有科幻类型风；神奇的“狂野大陆”刚刚开张，人可以自由变身各种动物，享受无比的自由和快乐。导游事业受挫的光头强和熊二组队参加乐园大赛，却发现狂野大陆的惊天阴谋。根据《阴阳师》改编的《侍神令》讲述穿行于人妖两界的阴阳师晴明拥在与妖为伴的过程中，与彼此暗恋的同门师妹、视自己为主人的众妖共同守护平京城的故事。《唐人街探案3》则借助此前的IP，赴日本继续搞怪侦探二人组故事。

综观7部影片，都不满足于单线、写实的传统叙事，刻意于多重世界、多线叙事、多层次矛盾、多次反转的故事设计，在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下，讲述关于人与亲情、人与世界、人与历史、人与人、人与自己的复杂多变的关系，进而表达人的幸福观、价值观、人的善恶抉择等深层人性故事。也因此形成了春节档特有的话题现象，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有埋伏的“梗”或“桥段”，都有彼此互文的摇曳待解的意义空间，甚至因此产生评价的两极分化。

## 2 场景“惊艳” 工业化制作渐趋成熟



## 3 有悟 □梁爽

### 阿城日记的不俗处

阿城也写日记，在威尼斯小住，每住一日，都有一篇文字，间或还有素描。若是他的文字差一些，我会更喜欢他的素描。但他的文字是真好，毫不费力地就把你带进去和他一块儿逛，逛着逛着，你忽然从他的闲聊中觉出意思来。

“波隆那市中心有个斜塔，斜塔上有一块石板，石板上刻着但丁当年的话，说，它像一个巨人俯身向我说话。”阿城在谈到当地名胜时，这样说。而他自己却不是这样，他不肯当那个俯身说话的巨人，他和你肩并肩，东拉西扯，自由自在，并不让人感到压迫。而每每你要点头称是的时候，他还是一身儿躲开来，说他表达的只是他自己，绝没有劝你同意的意思。想来，阿城的不寻常处，正在于此。

印象中，读书人似乎是不喜欢世俗的。阿城是个异类。他不单信手拈来一支俗笔，而且还世俗精神以原本的位置。在阿城看来，从莎士比亚到《红楼梦》，抬得太高，都是世俗作品，好就好在它的世俗。“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，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。纯精神的东西，由诗承担了，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。”五四以降，小说变得“太有为”，地位大大地高了，其实是降了。作为艺术，作为消遣，都没能发挥好它自己。若要把世俗做到位了，也是纯粹之一种，论价值，不在诗之下。

如是种种，跟威尼斯有什么关系



呢？阿城每日读的书、看的报、见的人、吃的饭、开的方子，甚至是足球比分，连同由此而撞进脑子的想法，都在这日记里了。阿城的闲笔，时时处处都是，它们与威尼斯的关系就如它们之间的关系。若说有，就是一时一地，遇了，便写了；说没有，那也是没有，换一个人看，写，一样的时间地点，未必行。可感慨的是，阿城说的那些话之于今日，还在同样的相对位置上。而他的威尼斯，是1992年的威尼斯。你说哪个是闲笔，哪个是正题？

所谓闲笔不闲，阿城的日记大概是个绝好的例子。而如此多的闲笔又回答了我阅读前的疑问：为什么叫“日记”不叫“游记”？实在是因为里面什么都有。若是只写沿途风景，多没意思，不如去买一本旅行指南。

记得早先曾读到过一种戏谑的说法，说是千万不要相信作家的日记，因为它们随时准备拿去发表。这回读阿城，发现日记写来就是要拿去发表的，反而不存在隐藏和修饰，真实得让人难为情。这一对比，那说法真是狭隘了。真实有千百种，而最重要的真实并不是细节的真实。

这本书还有一个可爱之处，就是它无序无跋，干干净净，丝毫未肯强加些什么。你想认识他，读他就够了。他的日记就是他的样子。你若想知道自己的样子，别自拍，写日记就够了。

## 4 洞见 □王绮婷

### 促使反思的悬疑推理

犯罪悬疑小说无疑是世界上最畅销且受众最广的类型书籍之一，不过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增强其文学地位，人们普遍认为悬疑小说的娱乐性必然以牺牲思想深度为代价，即使是推理小说大师多萝西·塞耶斯也认为：“侦探小说不能，或者假设说它永远不能，达到崇高的文学成就……它很少涉及人类激情的深邃幽微之处。”由此定论显然不适用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·托卡尔丘克。

托卡尔丘克在完成被誉为“颠覆写作传统”的后现代主义作品《云游》之后回归传统，用通俗的犯罪悬疑故事为载体写下《魔骨之壤》，同时赋予它剑指“人类中心主义”“父权主义”的内核，表达万物有灵，生命无贵贱高下之分的生态女性主义哲思，抵达严肃文学之“人类激情的深邃幽微之处”的跨界写作。

《魔骨之壤》的故事发生在波兰与捷克边境的一处小镇，那里有着漫长的冬季与大量野生动物，亦有着悠久的狩猎传统，女主角是一位痴迷占星术与布莱克诗歌的动物保护者，面对日益猖狂的盗猎活动深感痛心无助，村镇里接二连三地发生血案，女主角坚信这不是人为而是动物的复仇，一场有关不同生命之间的战争伴随着诡异的谜团展开……

仅以推理小说的标准而言，《魔骨之壤》是一部出色的社会派推理作品，同时又严格遵从本格推理的要素，将一切能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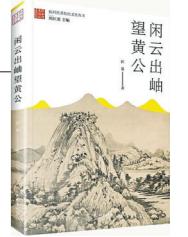
明罪犯身份的线索埋伏在叙事当中，让读者对案件获得与叙事者平等的“知情权”，形成一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智力博弈。读罢不禁令人惊叹托卡尔丘克写作才华的多面性，既能以天外飞仙之姿“云游”于现代文学的星群宇宙中，用娴熟的后现代主义手法拼凑整合出有关人性与世界的真相；也能化身为节奏大师，设下逻辑陷阱，在悬念的凶险雪夜里让读者经历一次次的围困、冲突、迂回甚至被冒犯。

不过，悬疑推理只是此书的“外壳”，正如托卡尔丘克所言：“写一部书只是为了得知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无非是浪费纸的行文。”谋杀与慷慨只是催促人们反思滥杀野生动物、破坏生态平衡的一剂“猛药”，动物的生存危机也不只是动物——更是女性、老年人及社会弱势人群生存处境的隐喻。

托卡尔丘克从不掩饰自己的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者身份，在其以往的作品里也多有表露，有媒体批评《魔骨之壤》的主角为了动物而杀人是一种“血腥生态主义”，但此说法显然是无视本书强烈的寓言性质。书中反复出现的占星术和布莱克诗句营造出浓郁的魔幻色彩，既带有类宗教道德审判的意味，也充斥着与现实割裂的失真感，此种“失真”恰好给予读者一个形而上的维度去思索不同生命群体的真正价值，重新审视人类自身与自然、与世界万物之间的依存关系。

## 5 创作谈 □汪泉

### 步入黄公望的精神之境



为达此目的，我决定采用非虚构的手段：绘声绘色绘神，打造一个既有扎实的历史依据，又生动可触的人物形象，尤其是通过人物的生命历程来解读其传世名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于我而言，写作的最大难题在于寻找其可靠的“信史”，在此基础上方可塑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黄公望来。为此，我到杭州方志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杭州图书馆、杭州博物馆、黄公望博物馆等查阅了各种杭州的史书，购买了所有包含黄公望的图书，甚至长篇小说《富春山居图》也在其中；同时，杭放边放着两幅缩略的画作：《富春山居图》（包括《剩山图》）和《子明卷》。每每晚上读书累了，便拿起放大镜，在灯光下细细体味，体悟黄公望当初的用心所在。

和黄公望一样，杭州在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文人画士，他们的名字灿若星辰，其中以“元四家”（赵孟頫、黄公望、王蒙、吴镇）最为典型，其价值取向也惊人一致，表现在画作中，画境恬淡通透、注重精神追求的人生观渗透其中。这也是这一时期文人的集体性格，表现在诗文上亦是如此，“闲云一片出岫来，袈裟不曾惹尘埃”（黄公望），这种集体性格直接构筑了杭州的文化品格——追求极高的精神享受，且抱有睿智达观价值取向，这种文化内涵通过文艺作品（诗书画）传承下来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。

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追问这场书写的值和意义。我要给读者提供何等的感受，尽管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体验，但就是想复原一个活生生的黄公望，以此再现当时的杭州文化状态，以期影响读者，步入高远的精神之境。

## 6 翱语 □阙维杭

### “看书”不算读书

闲暇时间增多，居家读书，当然读的多是闲书。

从书架上取出一册《张继高散文》，过去也随便翻阅过，却不曾全读，更没有细读过，眼下就翻阅得仔细些，发现收录的文章许多标题就很吸引人，譬如“酒土”、“雅痞”的时代来了“从‘雅痞’到‘雅废’”、“精致的消失”、“知识分子应该像鸟”“浑忙”……这些发表于三四十年前甚或更多的文章，视野宽阔，说古道今，对天下人事、世风流俗、社会异象评说臧否，见人所未言，高见妙论迭出。

近三十年过去了，张继高归类的九种不读书的人，有的依然存在，甚或有了更广的延伸。网络世界、游戏机、自媒体盛行，更多人被微信微博及各种奇巧游戏绑架，哪里还有时间会静下心来读书！流连于碎片化的阅读中，满足于忙忙碌碌间，陷于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的虚妄与混沌，还以为高科技术赋予了新世纪人类阅读捷径，从此不屑于埋首读那些足以提升境界净化灵魂的书籍。说古道今，对天下人事、世风流俗、社会异象评说臧否，见人所未言，高见妙论迭出。

张继高早年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，后来在台湾以新闻人、音乐人、文化人的渊博知识和学养名重一时，被誉为“文化奇人”“台湾第一才子”，他的许多见诸报刊的文字，被千万万读者以剪报、影印或者传抄的方式流传、收藏。据说他奉行“不出书、不教书、不上电视”的“三不主义”，因此生前出书极少。

这本散文集涵盖了张继高倡导的精致文化的方方面面，举凡读书、教育、音乐、传媒、社会、世象诸领域，多有涉猎，见解精辟。比如《九种人不太读书》一文，先述老友为女儿新交的博士男友伤神，因其“虽留美六年，学有专门，但知识的横向了无空间”，“粗鄙无文，语言乏味”，只知把女儿带往俱乐部、卡拉OK，作者由此有感而发称：“今天的对‘读书’一词，定义太宽。因为‘念书’不是读书；‘看书’更不算读书。”“真正的‘读书人’不是很常有，问题是大家误把念书的和看书的，都算成读书人了。”

文中提到有九种人都不太读书，包括：居高位、自觉有钱、声过

## 7 微观 □王生

### 从苏轼的视角理解苏东坡



李一冰新著《苏东坡新传》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位千年前名人的新视角。乌台诗案前，苏轼一直在各地“磨勘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熬年资。有一年深秋，苏轼听说老家的收成很好，就辗转不能成眠了，写下《秋怀》：“今年秋应熟，万里涉江浦。居贫食无肉，自安畎亩。念此坐达晨，残灯翳复吐。”夜雨绵绵，深深悔恨放弃当年的田园生活，入仕从政，后悔得睡不着，通宵达旦。

虽然苏轼对进入官场“后悔不已”，然而从老百姓的角度看，没有比他更适合做官的人。苏轼一生政绩众多，每每为百姓歌颂，甚至在只是他路过的地方也有建树。

苏轼就是一个靠着常识当官的人，然而在宋朝官场上，常识是很不可靠的。王安石变法，变法之一的“青苗法”是最为苏轼反对的。青苗法是年初给农民放贷，让农民买青苗，到年底收成的时候收贷款和利息，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但青苗法的目的是让国库增